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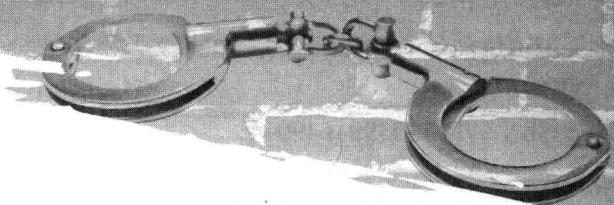
不可饶恕

真实案例改编，亲历者口述**侦破秘闻**
在变态者看来，**杀戮**是对自我的拯救

七 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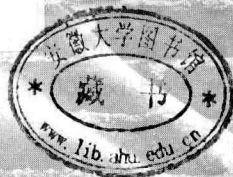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不可饶恕

真实案例改编，亲历者口述侦破秘闻
在变态者看来，杀戮是对自我的拯救

七 郎◎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可饶恕 / 七郎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399-6490-4

I. ①不... II. ①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0195 号

书 名 不可饶恕

著 者 七 郎

责 任 编 辑 胡 泊 王一冰

特 约 编 辑 罗 金

装 帧 设 计 青华视觉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通联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5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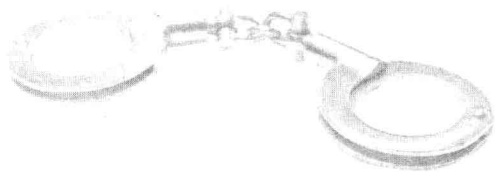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490-4

定 价 3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私密档案 /001

人与人的差别,有时比人和狗的差别还要大。

——关于私密档案的一种解读

》》》第二章 怪信惊现 /022

七年,他的忧伤慢慢滴水成河。

他常常跌入河中,河水冰冷刺骨,透彻心扉。他毫无希望地挣扎,企图以自己的方式远离这条暗河,却辨不清方向,抓不住浮船,也踩不到坚实的土地。

他像一片浮萍,看似自由自在,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任由河流将他带往未知的远方。

——关于他的孤独

》》》第三章 进驻豪宅 /044

他终于睁开眼睛,却发现漆黑一团。

他终于有了第一次呼吸,却发现空气稀薄。

到处都是柔软的、紧密的血色墙壁,遥远低沉的擂鼓声呜呜作响。他充满恐惧,双手在空中乱舞,极力要摆脱这无形的桎梏。血色墙壁剧烈颤抖,收缩,似乎在用尽一切力量将他碾成一块块的碎片。

他的呼吸越来越艰难。火!火!喉头有烈火在燃烧。他在滑向一个未知的黑洞,速度缓慢,却不可阻挡。停下!停下!无人理睬。他感知到血液在一点点

枯竭，四肢开始无意识地抽动，他要完蛋了，就要完蛋了……风轻轻吹起，一片白云从天空飘过……他就要死了，离开这个世界……

啪！一道闪电撕裂天空，紧接着，惊雷滚滚，夜幕突然变成一张巨大的彩纸。他看到了温暖的阳光，呼吸瞬间通畅。他深吸一口气，面色潮红，微笑如花。啊，啊，我的噩梦结束了，我的噩梦结束了……

——关于他的噩梦

《《《 第四章 春水涟漪

/062

他不想回家。常出现一种飘忽的幻觉，惊恐于自己无家可归。他挪步回去吃饭睡觉的地方，好像只不过是一座十年之久的老房子。

塔灯，孤零零地僵立在十字街角，发出惨淡的冷光，将一株榕树的身影投在巨大的楼身上。搞不清多少年了，那黑色的影子距离楼边总是差着大约一米的样子，似乎永不能超越。

一切都是那么安宁，没有半点声音。

无数个夜晚，他从过道的一头走到另一头，12步，7.2米，14秒……

——关于他的孤独

《《《 第五章 生日礼物

/078

他正在绿色的原野上欢快地奔跑。小鸟，蝴蝶，红花，翠柳……

忽然，一只巨大无比的东西迎面扑来。啪！他一屁股跌倒在地，牙齿全落，嘴角冒出成串的血泡。他正要爬起，啪！那东西又来了！他惊恐地发现，那是一只巨大而丑陋的手掌。他面孔扭曲，鼻血长流，恐惧塞满他的胸腔。他像一条毛毛虫苦苦哀求，可一切都无济于事。那巴掌一阵猛似一阵，波涛汹涌，狂风怒号。他的手臂不见了，他的大腿不见了，他的眼睛不见了，很快他的脑袋也不见了……原野烧起来了，大片大片，绿色的火！火势凶猛，热浪翻滚，小鸟蝴蝶从天空摔落，红花翠柳也在燃烧……我呢？我在哪里？突然，巴掌又一次凶狠袭来，将他拍成一片血红的树叶……

啊！他大叫一声。屋子里漆黑一团，他的额头渗出密密麻麻的汗珠。

——关于他的噩梦

房子里只有一处地方,可以平静他翻滚不止的内心。

一个储藏室与主卧相连,当初爱妻将小储藏室设计成一个衣柜间。如今,里面的衣服少多了。他腾出一片地方,专门放置爱妻和女儿不同时期的照片。他在单位发完脾气,或者案子进展不顺时,回家总要进去呆上老大一会儿。出来时,总能从他安详的面容上看到他内心烦乱之火的熄灭。

让他烦乱之火熄灭的,并不只是爱妻和女儿的照片。

他的所作所为,玷污了他的爱妻。

他甚至觉得自己不可饶恕。

——关于他的孤独

他轻轻推开那扇门。

一个熟悉的女人,风姿卓越,玉乳挺立,似笑非笑地向她款款招手。来啊,来啊,要吃奶子吗?这儿有新鲜的奶,来吧,快来吧……

他饥渴极了,于是他走向那女人。

可女人却躲进了另一扇门。

他又轻轻推开第二道门。

他惊讶极了,乳房,乳房,乳房……全是女人的乳房!高傲的,羞涩的,挺拔的,俊秀的,丰腴的,娇小的……他还饿着呢,可他不知道该吃哪一个。他在乳林间彷徨穿梭,一双双乳房被他甩到身后,娇喘之息瞬间变成肮脏的咒骂……

猛然,一对山一样的巨乳迎面砸来,一下将他打翻在地。鲜血,喷薄而出。乳林,弥漫狂野的狞笑……

——关于他的噩梦

他忽然想到爱妻的那件紫色半透明睡衣。

妻子33岁生日前夕,他陪着对方到百货大楼买的。此后,妻子就换了一种“引诱”他的方式,只要想什么了,就穿上那件紫色半透明睡衣,冬天也穿。他忽

然站起身,开始翻箱倒柜,终于,他在一个纸箱中找到了那件过时的“宝贝”。睡衣依旧透明,颜色比初买时暗淡了许多,散发出淡淡的霉味。他抖抖衣服,打开柜门,将它挂在了自己常穿的一件衣服边。

两件衣服,紧紧靠在一起。

哀伤从四面八方袭来。

对不起,我犯了错,我犯了大错……你能原谅我吗?他猛然将那件睡衣紧紧贴住自己的脸颊,泪水夺眶而出。

——关于他的孤独

《《《 第九章 另有阴谋

/135

坟墓,一座,两座,三座……到处都是。

乳房一样的坟墓。

夜风冷而硬,像夜游鬼的窃窃私语,也像女人喋喋不休的哭泣。

他站在风中,在幽暗中发出焦灼的召唤。一个陌生的女人终于从坟墓中慢慢爬出,却面目狰狞,张牙舞爪,“把乳房还给我,还给我……”

他的脖颈在顷刻间被死死扼住,呼吸困难,神情苦痛……

——关于他的噩梦

《《《 第十章 梧桐树上

/150

塔形路灯又亮起来了。像无数个黑夜,榕树的身影又悄无声息地趴在数米之外的楼身上。

屋子里很安静,偶尔传出一声轻微的异响。

老鼠?他感觉这种想法很好笑。不过,老鼠来了也挺好,这会让他神经紧绷,会让他产生讨厌,会让他觉得有事可做。

他走进客厅,打开灯,什么也没有,连轻微的异响也没了。

他忽然冲一只影子老鼠叫喊,“我可以给你吃的,但你不能爬我的锅台,不准咬我的太阳能管子,不能到处乱跑。不然,我会让你好看!”为了增加气势,他在空中挥舞起拳头。

没有声音回应他,这让他很失望。

他想,要是有一只老鼠愿意来就好了。

——关于他的孤独

》》》 第十一章 掌掴之恨

/167

火!火!到处都是熊烈的火!

乳房,成群结队,默默无声,结伴跳入汹涌的火流,丝丝青烟飞入空中,灵魂似要升入天堂。

不!不!不要奔向虚无!没有上帝,天上没有上帝!

一双手拼命伸向它们,他要把它紧紧抓在手中。它们面容木然,似笑非笑,从他的指尖轻轻滑走。

他大叫一声,终于逮住一对,它们却拼命挣扎,像钓钩上的鱼一样疯狂舞动,其中一只,用坚硬的乳头狠狠刺入他的眼睛……

——关于他的噩梦

》》》 第十二章 死后杀人

/179

这会儿,他很想说话,可是,他找不到倾听者。

他冲女儿说,可电话其实并未接通。他冲电视里的人说,可电视里的人只跟电视里的人说。他冲窗外的月亮说,可惜月亮太高了……

他只能冲那只小鸟说了。

他絮絮叨叨,那只小鸟已听了不知多少遍。

——关于他的孤独

》》》 第十三章 惊魂一刻

/188

刀,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发出阴森的冷光。

他一手拿刀,一手轻轻抚摸着女人闪亮的乳房。终于,他忍耐不住了,刀锋猛地刺入玉脂般的肌肤。血花四溅,血雾缭绕……

女人低头,看着自己被切掉的乳房,直勾勾地望着他,忽然她笑了,“我的乳房,好看吗?”

——关于噩梦的最后篇章

》》》 第十四章 诡异约会

/200

他的小鸟死了。诡异的死亡方式——撞笼，自杀。

他以为他把它放在天堂，不想却一直将它囚禁在地狱。

黑色的夜晚，他再也没有心灵的倾听者了。

他像个孩子似的哭泣——他只想着消灭自己的孤独，却不惜给一只小鸟创造另一种孤独。

他太自私了……

——关于孤独的最后篇章

》》》 第十五章 假戏真做

/212

敢拿自己性命开玩笑的男人，是真正的男子汉。

——献给查九问

》》》 第十六章 不可饶恕

/228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献给洪凌

》》》 第十七章 黎明晨曦

/263

要坚守就坚守，要放弃就放弃。

耶和华保佑你！

——献给梁晓依

》》》 第十八章 如烟往事

/280

第一章

私密档案

人与人的差别,有时比人和狗的差别还要大。

——关于私密档案的一种解读

1

“太阳每天都是从东方出来的吗？”

我正坐在深红色的长条凳上，闭目等待天禾市公安局的面试考官喊我的名字。这时，突然就听到这么一句不着边儿的话。我睁开眼，目光同我前面一个家伙的撞到一起——一个瘦高个儿，留着偏长的头发，面色苍白，左脸颊上方长了一颗不大不小的黑痣。

“对不起，你在和我说话？”

我的这位邻座很快冲我笑了一下，显然有些僵硬，“打搅你了。我刚才只是想到了一件小事儿。”

我“哦”了一声，回了一个笑容，接着便把目光移向窗外。

九月，天高云淡，九曲蜿蜒的清泉河白帆点点细浪翻滚，两岸红黄交错丹桂飘香。窗外百米之处，两株老银杏一身金袍，悬根盘错，枝叶交触，尽显苍劲昂扬之态。正是午后，几缕阳光穿过落地窗射入长长的走廊，懒洋洋地躺在我的脚边。

我的心情犹如这清爽的天色，充满瑰丽和高远。这次天禾市公安局招考三

不可饶恕

十名警察,我的成绩排名第八。如果不出意外,我想我会很快穿上警服,一直以来那都是一个最让我痴迷的梦想,前天,我甚至在半夜的时候都给笑醒了。

“孙筱武!”

听到这声喊,我的邻座站起身来。他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楚,不过我能品味到,这家伙有些紧张。看着他的背影,我忽然涌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十分钟后,孙筱武走出面试间,脸色惨白,失魂落魄。没面试的还有很多人,孙筱武一个个往后看,好像每个人都成了他的敌人,目光中充满疑惧、惶恐和不安。他终于走到我身边,忽然瞥我一眼,然后低声冲我说出一句:

“人与人的差别,有时候比人和狗的差别还要大。”

我吃惊地看着对方,还没回过劲儿,孙筱武又冲我发出一个怪味笑容,接着他重复了另外一句话:

“太阳每天都是从东方出来的吗?”

等我做出适当反应,不远处已传来一位工作人员的大声呵斥,“那个谁,说你呢!赶快离开这里,不是告诉过你不准在走廊内逗留的吗?快走,快走!”孙筱武扭头看了一眼,没说什么,离开我一步步挨着往前走,微驼的背影终于消失在走廊尽头。

“鲁翔!”有人喊我,吓了我一跳。轮到我了。我暂时放下对孙筱武的疑惑,起身走进面试的屋子。

真没想到,居然有七个面试考官,清一色的警服,警徽闪闪发亮,庄重,威严,漂亮极了。居中是一位不惑之年的中年男人,已经聪明到“绝顶”的程度,面相滑稽,面容严肃,右手把玩着转笔游戏。他的左侧是三位女性,四十岁左右,感觉倒亲切随和。右侧三位男性,却冷冰冰的,搞不好是挑刺的主儿。

我礼貌地鞠躬,坐到属于我的位子上,这时候才发现桌子上有一张白纸。定眼一看,脑袋“腾”一下变大了。

竟然是一份“心理测验卷”!

我是学心理学的,对心理测验当然不会陌生,它是开展心理测量的重要工具。所谓心理测量,就是依据心理学理论,使用一定的操作程序,通过观察人的少数有代表性的行为,对于贯穿在人的全部行为活动中的心理特点做出推论和数量化分析的一种科学手段。这东西始于欧洲,后来开始在全世界流行。现在世界范围内仅以英语发表的测验就有五千多种,常用的也有一千多种,包括

智力测验、特殊能力测验、人格测验之类的。我快速浏览一遍眼前的心理测验卷,第一感觉,这套题目应属于测量性格、兴趣、情绪、动机、信念等方面个性心理特征的人格测验。

我的脑袋变大,倒不是因为对眼前这套心理测验卷感到突兀或惶恐,而是因为这套卷子的第一道题目:

“太阳每天都是从东方出来的吗?”

“奶奶的,面试题外泄了!”我的愤怒油然而生。这次公务员考试,本来人事部门已经设定了一场面试,招警的天禾市公安局突发奇招,竟然搞了一个“面试加试”。现在看来,有人想玩猫腻!老子的第八要不保了。

那个有些谢顶的主考官清了清嗓子,终于开口发话,“这位同学,现在你的面前摆放了一份心理测验卷。给你三分钟,请你完成这份问卷。现在计时开始。”

我扫了一眼这些考试警官,心里升腾起一股厌恶,感觉正兴高采烈地走在阳光大道上,却突然间踩到了一堆新鲜狗屎。愣了几秒钟,我还是叹口气,低头,握笔,眼睛和脑袋交给了面前这套可恶的心理测验卷。

三分钟后,工作人员收走了我的答卷。

谢顶的中年警官仍旧第一个开口,他盯着我问道,“按照规定,你需要回答三个问题。回答每个问题的参考时间为两分钟。可以开始了吗?”

我说,“明白,可以开始了。”

谢顶的主考官就问了我第一个问题,“你的人生座右铭是什么?你是否对你的座右铭产生过怀疑或者动摇?”

我心里一阵窃喜。这种老得掉渣的面试题准备的时候我并没有放在眼里,不过为防万一我还是准备了一番,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了。我回答说:

“我的座右铭是:有志者事竟成。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办不成很多的事,根本原因往往不在于他们不够聪明,而在于他们缺乏明确的目标和达到此目标应有的毅力。”

“当然,我最不相信的也是这句话,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怀疑或者动摇。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人的目标非要是用竹竿把飞机打下来,那么这种坚持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一个人既要学会坚持,但更要懂得在必要的时候毅然放弃。回答完毕。”

主考官看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笔尖动了一下,大概在打分数。其他的考

不可饶恕

官也是这样。接着,另外两位考试警官分别对我进行了提问,题目很简单,“你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好警察吗?”“分析会上,你提出自己的见解,但大多数人都表示反对,却提不出驳斥你的足够理由,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办?”我简单理了一下思路,自认为很流利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我忽然感觉这些考官没有刚才那么可恶了。其实,那些心理测验题就算是泄露了,也没多少实际价值。我怎么会胡乱猜疑呢?

我的面试进行得很顺利。工作人员宣布结束,我刚要起身,那位谢顶的主考官忽然冲我说,“你是学心理学的?”

“是的。”

“犯罪心理学懂吗?”

“学校开过这门课。懂一点,不多。”

这位主考官眼睛闪了一下,不知动了什么心思,忽然问我,“如果你是一个女人,突然发现男朋友是个性变态狂,你会怎么办?”

我被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吓了一跳。显然,这是他个人的行为,一旁的好几位考官几乎同时扭头看他,目光惊诧,甚至有些哭笑不得。不过也有两个家伙似笑非笑,饶有趣味地盯着我看,似乎想听听我怎样应付眼前这种局面。

我只好坐下,讪讪地问道,“这是对我的正式测验吗?”

谢顶的主考官嘿嘿发笑,他说,“就算是一道额外的附加题。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回答,可以选择放弃。”

他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有底儿了。歪理只能给它歪说。与其说这是一道附加面试题,还不如说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儿呢。我冲那位大概有些神经质的主考官说,“如果是那样,我就将我这个男朋友领到天禾市公安局政治部去。”谢顶的主考官一愣,脱口问道,“领到政治部?干吗?”我知道主持面试加试的这些人都是天禾市局政治部安排的,搞不好这个谢顶的主考官就是政治部的人,我回答说,“我让政治部的领导天天给他搞心理测验,好好难为他,看他还不敢不变态!”

一阵哄笑。

尽管我并没有让谢顶的主考官“脸面挂不住”,但看的出来,他对我的回答显然不怎么“感冒”。我当然管不了他那么多了,最后一鞠躬,转身向屋外走去。没迈出两步,我忽然想到了在我之前面试的孙筱武,以及他冲我说出的那句古怪的话,“人与人的差别,有时候比人和狗的差别还要大。”

2

我顺利地通过了面试加试关,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晚上,和几个哥们儿喝酒庆祝。他们基本上都是省师范大学的校友,或者校友的朋友。大家刚从学业跨入事业不久,没什么好特别提及的,不过其中一个是天禾市第一人民医院核磁共振室的医生高景红,听说经常接“私活”,给亲朋好友、病患人员开小灶,已经学会怎样捞外快了。我们边喝边聊,高谈阔论,桌上一片狼藉。我跟他们说起我的面试经历,他们全都哈哈大笑。一个说,“那个主考官肯定有什么毛病,要不怎么会问那样的问题?”另一个说,“招警考试还搞心理测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哩,是不是头几年天禾警察的心理都不怎么健康?”那个善搞外快的医生朋友高景红更是一语惊人,“说不定啊,有些人就是当了警察才心理不健康的!整天和变态分子打交道,常在河边走肯定要湿鞋子。鲁翔我告诉你,你当了警察一定要学会适应,要不你迟早也会变态的。就说我,捞点小费,收个红包,孝敬领导,其实还不就是适应?不适应,我就得当‘太太’——先是变态,然后被淘汰!”

我在录取名单中没有看到“孙筱武”的名字。真是遗憾,他的笔试成绩排名第四,比我还要高,居然在面试加试关被刷下来了。我好些天没弄明白,孙筱武究竟是因为什么被“枪毙”掉的——那些心理测验题很简单,五岁的儿童都会做;考官提的问题也不复杂,即便IQ、EQ像“范伟”那样的也绝对能顺利闯关。可是,这个孙筱武偏偏被刷下来了。

半个月后,我们这批新警正式进入天禾市警察培训学校,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入警培训。天禾市公安局共招了三十名,各县公安局的还有一百二十名。每天早晨,操场上空都会响起齐刷刷的跑步声、嘹亮的号子声。上午,警校安排的教官就会走进教室,给我们密集灌输公安业务知识。下午,操场再度热闹,我们立正稍息向后转,然后像小时候做广播体操一样,练习擒拿格斗术。时间允许的话,我们的两个大分队还会组织一场篮球赛什么的,大家全都生龙活虎,拼劲十足。我们还喜欢唱《警察之歌》。下午搞对抗活动,两个大分队总会激情澎湃地高声嚎叫:

在繁华的城镇
在寂静的山谷
人民警察的身影
陪着月落,陪着日出
神圣的国徽放射出正义的光芒
金色的盾牌
守卫着的千家万户
啊,我们维护着祖国的尊严
全身全意为人民服务……

有件事儿特别值得一提。我面试时的主考官——就是那个谢顶的半拉老头儿,竟然成了我们这期培训班的“班主”。他原来是天禾市公安局政治部的副主任!这个叫“查九问”的家伙不过三十九岁,那颗硕大的脑袋和稀有的头发却将他伪装成知天命的模样。查九问大概对我很有印象,开班第二天就想找我的茬儿。

那天上午,培训班搞内务评比,本来我们寝室的整洁度很不错,可带队检查的查副主任一看我在这间寝室,立刻吹胡子瞪眼,鸡蛋里挑骨头,说我们被子不像豆腐块,鞋子摆放不整齐,总之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恨得我差点没把他当成火腿肠给吞吃了。还有一次,这位查副主任纯粹想要“调戏”我,开学习座谈会,他看到我从包里掏出眼镜盒,用眼镜布很小心地擦拭眼镜片,忽然笑呵呵地冲所有参会的男生说,“大家看小鲁擦眼镜儿呢。小鲁我来说一个谜语,你IQ高,肯定能猜出来。谜语是这样的:掀开花被窝,伸手往里摸。掰开两条腿,就往脸上搁。”大家一听是个“荤谜”,哄堂大笑。笑就笑呗,眼睛却全盯着我看!搞得我这个未婚青年狼狈不堪,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开更不是。查九问似乎也意识到玩笑有点“过火”了,自我解嘲说,“好啦大家都不要笑了!小鲁不要生气,开个玩笑嘛。我给你们说一件老家伙的糗事儿。几年前,我还在刑警队干活儿。有一次和队里的几位同事到沈阳出差办案,老婆想顺道到沈阳探亲,于是就把她捎上了。谁知我把这茬儿给忘了,路上看到一个丰乳肥臀的漂亮女人,玩笑瘾上来了,失声喊了一声,乖乖呀,这么大的屁股,摸摸会是什么感觉啊!同车的人先是一愣,然后就回过劲儿来啦,忍不住大笑。他妈的,跟洪水似的,

拦都拦不住！我老婆脸红了一大片，那天很慷慨地赏给我一个大爆栗，说我在家老老实实的，出来就不正经。从那以后，大家就给我送了一个外号，叫‘摸摸’。你们以后都可以喊我摸摸，不过有一条，不准当我老婆的面喊。记住了啊，谁要当着我老婆的面喊我跟谁急……”

查九问一番自嘲，一下子拉近了他同所有人的距离。我忽然感到没那么气了，不仅不恼，简直有点喜欢上这个玩世不恭的“老顽童”了。从心理学角度说，“摸摸”这样“自贬”能力极强的人，往往心理最健康。我们借着他高兴的劲儿，顺势打探他为什么会起了一个“九问”的古怪名字。他跟我们说，他刚出生后没多久，他娘就抱着他到村东头一个老掉牙的算命先生那里，请老先生给孩子起个富贵名。算命老先生围绕生辰八字连问了九个问题，正在掰指头测字，门口却有人高声叫喊，“老掉牙，后庄那块地有人烧麦茬，把你家没割的麦子也点着了，你快去看看吧！”算命老先生一下从椅子上弹起，一阵风似的冲了出去，再也不管别人家起名儿的事儿了。查九问的爹知道了这件事，最后拍板说，既然老先生连问了九个问题，娃儿干脆就叫“九问”吧，不难听，又好叫。从此，光溜溜来到这个世界的查九问就被打上了第一个文化的烙印。

我住的寝室位于警校宿舍楼的第六层。休息时，我常常倚在那扇巨大的落地窗前，看不远处幸福街上的人来车往，欣赏天禾的“历史墙”。幸福街是天禾市最古老的一条街道，据说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其中一半的路面依旧是沿用凹凸不平的青石板。青石板一侧，上世纪80年代原本是天禾市最早热闹起来的药品批发市场，据说现在天禾多数的千万富翁，都是在那个时代茁壮成长起来的药贩子。进入90年代，因为销售假药劣药蔚然成风，引起上层领导的高度关注，市委市政府痛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关闭了幸福街药品大市场，转而在经济开发区重新兴建了一座全省、乃至全国一流的药品批发城。古老的幸福街因为药品市场的关闭，一度冷冷清清，门可罗雀。在天禾市公安局搬迁到幸福街之前，也不知是哪位市领导出的主意，说应该建一堵天禾历史墙，顶部用红木雕龙刻凤，中部镌刻反映天禾经典历史面貌的浮雕图，底部则采用珍贵的灵璧石材，依次凿刻在天禾这片土地上留下生活痕迹的历史文化名人头像。尽管这个想法招来无数非议，但最终还是在一阵隆隆爆竹声中破土动工了。

1997年，天禾历史墙竣工，冷清多时的幸福街一度爆炸般地热闹起来，惹得时任市领导嘴巴都乐歪了，好像农民遇到了一个丰收的好年成。曾经一段时间，关于天禾历史墙更是流传一段奇闻：据说，某副县长醉酒，站在历史墙后面

就迫不及待地和一个妖艳的女人亲热，女人的裙摆都被粗暴地撕破，在机械运动作用下、在阵阵晚风中随风摇曳达半小时之久。天禾历史墙大概沾了那女人摆裙的光，自此名噪一时、甚至蜚声海外。

然而，光阴似箭。好景不长，产生审美疲劳的天禾市民就对眼前这堵历史墙熟视无睹了。不仅如此，这堵墙很快成为假证贩子理想的广告园地，可怜的历史墙，脸盘经常被各色非法的小广告涂得乌七八糟、面目全非。市领导为此十分头疼，常委会上就有人提议，应该把公安局搬迁到历史墙的对面，这样就可以大大威慑那些“没有天禾荣誉感和自豪感”的“刁民”了。正是在这一动议下，天禾市公安局在2000年声势浩荡地开到了幸福街，而新的警察培训学校就建在公安大楼的左后侧。接下来，意料之中的一件事是，天禾历史墙过上了一段太平日子。但也接着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儿：天禾一家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以敏锐的商业眼光相中了公安局对过的地段。多方运作、多方打点、多次野蛮式的动迁，可怜的历史墙虽然送走了骚扰者，却没想到为自己迎来了送葬者。三年不到的时间，几座气派的商业大楼便成了公安大楼的伙伴。庆幸的是，其中一段历史墙刚好兼作天禾大学的校园围墙，因此也就有了存活下来的理由。

欣赏幸福街的次数多了，我就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

他是个老男人，应该已过天命之年，背微驼，头发灰白却干净整洁，经常穿着蓝衬衫、黑裤子。他总在上半围着公安大楼打扫卫生，很认真，连旮旮拐角都不放过。快中午十二点时，他经常一个人走到幸福街北侧的那家“都来吃”格拉条店，也不进去，就蹲在店门口吃，一副津津有味的模样，我甚至可以感觉到“哗啦哗啦”的声响。下午和晚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老男人，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顺便说一下，“格拉条”是我们天禾市的地方小吃，井压的面条，拌上芝麻酱、辣椒油和芥菜末，很多天禾人都喜欢吃。

我的奇怪，不是因为老男人经常去吃格拉条，也不是因为这个老男人本身，而是源于所有警察对待这个老男人的态度。我很快发现，在前面公安大楼上班的，只要经过这个老男人身边，不是面带笑容和对方交谈几句，就是默默地、极亲切地拍拍对方的肩膀，有一次我甚至还看见一个老警毕恭毕敬地冲对方敬礼，完了还孩子似的抹眼泪。我的疑惑越来越浓，终于有一天达到了一个顶点——我靠在窗前，正要转身去睡午觉，忽然看到了“摸摸”，他已经出公安大门往右侧走了老大一截儿，忽又折回，横穿过幸福街，到了“都来吃”格拉条